

PINAKOTHEK MUNICH

181170

典藏版・世界美術館全集

13 慕尼黑美術館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再版

發行人 林 春 輝

編譯者 呂 清 夫

出版者 光復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8號6樓

郵政劃撥帳號第0003296-5

電話：7716622

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262號

印 刷 弘盛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04-8769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280巷24號

紙 張 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用紙 臺灣科樂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57-42-0024-8

71/1313

典藏版

13

世界美術館全集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PINAKOTHEK MUNICH

慕尼黑美術館

呂清夫 編譯

Texts by:

Roberto Salvini

Raffaele Monti

Licia Ragghianti Collobi

Anna Pallucchini

Gian Lorenzo Mellini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519609

光復書局

• 典藏版 •

世界美術館全集

- 1 羅浮美術館
- 2 華盛頓國家畫廊
- 3 開羅美術館
- 4 阿姆斯特丹美術館
- 5 烏菲茲美術館
- 6 梵蒂岡美術館
- 7 普拉多美術館
- 8 倫敦國家畫廊
- 9 波士頓美術館
- 10 維也納美術館
- 11 大英博物館
- 12 東京國立博物館
- 13 慕尼黑美術館
- 14 布列拉美術館
- 15 墨西哥國立博物館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Editorial Director—Carlo Ludovico Ragghianti

Assistant—Giuliana Nannicini

Design:

Fiorenzo Giorgi

Published by

KWANG FU BOOK CO., LTD.

ISBN 957-42-0024-8

©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 Mila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and bound in Taipei.



在慕尼黑的古代美術館 (Alte Pinakothek) 仔細參觀每一個展覽室時，如果不被某一件作品絆住，而想瞭解整個收藏結構的話，那麼觀眾將會發現，這裏的許多收藏乃是世界任何美術館所不可望其項背的，例如過去德國繪畫的精選，杜勒、哥倫尼沃的作品、以及豐碩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盧本斯藏品皆屬之。

然若反過來看，某些時代、某些派別的藏品却不能不說是虛有其表，有時甚至看不到一幅畫。但當吾人注意到古代美術館中展示的繪畫乃是巴伐利亞諸王的最大寶庫時，那麼此事便決非偶然。這個寶庫乃是維特斯巴哈家族的諸王長達三百餘年的收藏，1826年古代美術館舉行奠基儀式時，已經大約收藏了8000件繪畫作品。其中不但反映出巴伐利亞公爵（其後的皇帝）家中的藝術收藏家們之熱情，同時也是巴伐利亞統治者們藝術活動之證據。

最初的收藏是古代及基督教的歷史主題之豪華作品，由巴伐利亞公爵威廉 4 世訂製於1528年至1540年之間。關於這批收藏，尼德蘭出生的歷史學者S·魁克貝克博士在1565年曾有如下的記載：

「見識過人的亞布勒支君王、巴伐利亞公爵威廉 4 世為着繪畫的傑作顯示了無比的熱情，我想我不能不抓住機會把個中情況轉告於藝術界的知音。因為公爵為着他在慕尼黑居城的玫瑰園之園亭裝飾，曾向德國最傑出的藝術家分別訂製作品。公爵雖然自己決定作品的主題與大小，然他們的最傑出作品誠然是在這種名譽競爭之下創作出來的。造訪慕尼黑的旅客將以最高的敬意來觀賞及讚揚這些繪畫。」

當然在這些創作之中，最重要的是亞特多佛的「亞歷山大與大流士的會戰」，其中對男性的道德與勇敢讚譽備至，進而表揚名女人的道德行為。公爵家族的訂製者們主要關心的是由人文觀點所顯示的歷史之本質，以及歷史的模範圖式。巴伐利亞公爵向B·貝哈姆訂製的家族人物畫像、或公爵夫人所作的宮廷婦人小像畫廊均必須基於這點來理解，其性質異乎現代的畫廊。再如亞特多佛的「蘇珊娜的故事」、或杜勒的「盧克蕾提亞的自殺」等作品誠然是從歷史的理想化觀點來抉擇的。

威廉的兒子亞布勒支 5 世 (Albrecht V 1550-79) 的特殊趣味在於音樂，然其強烈的收藏熱情則成為古代美術館的大半收藏之起源。此事端賴於聞名的 J·史特勒達等當時的許多人文主義者之協助，他們不祇為君王收藏藝術作品，同時也熱心地收集許多珍品與書籍。關於這個時期的某些收購物，吾人或許必須慎加注意，例如許多號稱古美術品者也有偽造的，但亞布勒支不僅儘可能地試着收購物品，同時也請來收藏家或專家為他貢獻意見。

魁克貝克博士曾為着公爵的「美術寶庫」之理論與計劃而應邀到慕尼黑，並於 1565 年出版其理論。

如是「美術寶庫」(即今日的造幣局) 便於焉興工，但是它所收藏的作品之中，祇有一小部份具有藝術價值，其最重要的還在於它的獨創性——專門的性格，彷彿是「睿智的劇場」、或巨大的「世界劇場」的一部份。從有關人類與自然的廣大大知識慾出發，公爵除了繪畫作品之外，他如奢侈品、奇形物、怪異天然物、抄本、地圖、衣服等莫不齊集一堂。在這些珍奇物品之中，甚至還有牧神的半個頭及「從天而降」的穀物。這個時候雖然尚未設置美術收藏的專用展示室，但從 1569 年到 1571 年之間，另一個名叫「古代美術陳列室」的建築物已設在宮殿之中。

在 J·菲克勒把他的古錢收藏搬進「美術寶庫」以後，便在巴伐利亞宮廷服務。同時製成巴伐利亞公爵的第一個財產目錄，其中登記了總數達 778 件的繪畫作品，肖像畫雖有 579 件，但宗教的主題却祇有 58 件，收藏最多的是羅馬皇帝、希臘羅馬的詩人或哲學家之畫像，乃至古代英雄、荷蘭的家庭主婦、傭人、小丑、矮人、殺人犯、其他罪犯等的肖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 16 世紀末的財產目錄中，明白寫上藝術家姓名者不過祇有 9 件，但每一幅畫却反而加上詳細的說明，譬如：「這幅畫像描寫薩爾斯堡大主教教區華金根出生的、被弗洛夏莫稱為殘酷殺人者。他曾親自殺過 345 人，與伙伴一起則殺過 400 人以上，結果於 1579 年在奧地利的威爾斯被處死刑。」之類的說明屬之。

在馬克西米連 1 世 (Maximilian I 1597-1651)，1623 年得到選侯地位的第一個巴伐利亞公爵) 的時代，收藏歷史曾發生極大的變化。在 30 年戰爭之中，馬克西米

最高的君主。他自己則是個業餘畫家，也是搖動絞車時最懂得放鬆的人，他有高度的素養與學識，同時更是狂熱的藝術收藏家。由於居城建築的關係，他於1611年以後，也在其臥室附近設置畫廊，此乃方向朝北的狹長大廳，其中展示了美術寶庫的最重要作品、及其個人購得的作品。

這個畫廊開始於1628年，其作品目錄中登記了117件繪畫作品，裏面的68件標明着畫家的名字。這個目錄從敘述亞布勒支·杜勒的作品開始，可知當時他是任何宮廷的畫廊所不可或缺的藝術家之一，特別是下列兩個君主，他們即使用盡一切手段，也要擁有杜勒的作品才肯罷休。其一是魯道夫2世皇帝，另一是巴伐利亞選侯馬克西米連。

馬克西米連曾把杜勒評為水準最高的畫家，由於他首尾一貫的努力，使他終能擁有杜勒最美麗的、最具涵蓋性的作品。他除了得到「盧克蕾提亞的自殺」以外，又從紐倫堡的伊姆荷克藏品中得到「哀基督之死」。其後還利用選侯的政治權力，把「包姆加登納祭壇畫」從紐倫堡市遷往慕尼黑。早此約20年前，魯道夫2世亦對紐倫堡市作同樣的要求，但是遭到「悍然的拒絕」。完全相同的命運亦在1614年發生於法蘭克福的旦米尼克教團，那時他們曾將「希勒祭壇畫」賣給馬克西米連。

過去的修道士們雖然拒絕皇帝或王侯的一切要求，但是對於天主教同盟領導者的巴伐利亞公爵之要求却不能等閒視之。不幸杜勒的這件傑作竟在1729年慕尼黑居城的火災中付之一炬。其次紐倫堡市的長老們雖悍然拒絕把杜勒的「4使徒」賣給巴伐利亞選侯，並用盡一切詭計，然終無法拒絕他的要求。

如是杜勒的作品有時便被用作政治的工具，某些人爲着得到政治的報酬，遂試將杜勒的作品提供給選侯。甚至連皇帝的將軍們亦不例外，他們曾經爲着討好馬克西米連公爵而下令搜求杜勒的作品，因之杜勒的11件作品乃得出現於當時畫廊的財產目錄之中。

馬克西米連對於初期德國繪畫的代表畫家之興趣吾人所知不多。但知義大利繪畫僅收藏5件，其中包括1729年燒燬的拉斐爾之聖母像。範圍較廣的是尼德蘭繪畫的收購，其中也有同時代的作品。最後購入盧本斯的4件大狩獵圖，這些作品構成了盧本斯的龐大收藏之基礎。因之，維特斯巴哈家族中第一個重要的繪畫收

藏家馬克西米連已經造成了未來的收藏領域。1623年瑞典佔領慕尼黑，把尚未掩蔽的藝術寶庫全加掠奪、破壞之時，馬克西米連的收藏活動便突告結束。

在費迪南·馬利亞 (Ferdinand Maria) 選侯時代，這個國家的恢復太平係在30年戰爭結束以後。由此，建築的一般活動便再度掀起停滯的藝術收藏之熱情。但在馬克西米連 2 世耶馬奴葉 (Maximilian II. Emmanuele) 即位之際，巴伐利亞再度捲入歐洲的論戰之中。成為西屬尼德蘭總督的新統治者進而覬覦神聖羅馬皇帝之位，並使其子成為西班牙王的繼承人。

M·耶馬奴葉把藝術利用在其政治意志的表現。他在慕尼黑近郊的修來斯罕營建大型的畫廊城，並在其中屯積了無數的藝術寶庫。他不但是個在幻覺中迷惑的政治家，同時也是個熱情的收藏家，他曾在這個領域中為所欲為。可惜由於西班牙的王位繼承戰爭，使他領地盡失、命途多舛，同時為着生活，一些隨從亦紛紛離他而去，但是當他不久在法國營生之時，他依然豢養藝術家，並與他們共同籌謀龐大的計劃。

當M·耶馬奴葉以9萬基爾德 (Guider) 向安特衛普美術商H·凡克倫購得101件繪畫之時，乃完成了某種非常重要的作品收購，然其貨款則到1774年才完全付清，在購入的作品中，盧本斯的繪畫在12件以上，其中包括海倫·富爾門特等人的畫像。此外尚有凡·戴克的作品13件（包括英國查理1世騎馬像），布勞葉作品8件，姜·布魯各作品10件，克洛德·羅南作品4件，烏菲爾曼作品5件，及史內德斯的靜物畫數件。

再如費特、貝爾的作品，乃至「小乞丐」等數件牟里羅的作品亦經由此一途徑流入慕尼黑。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勝利者馬勃洛公爵在1706年還贈給M·耶馬奴葉數件繪畫，其中包括今日藏於倫敦國家畫廊的「查理1世騎馬像」。

巴伐利亞由於在拉斯塔特 (Rastatt) 締結和約，故M·耶馬奴葉遂得收回其領地。當時的負債多達三千萬基爾德，但過去中斷的畫廊城建設工程却能於這時立即開工。工程繼續進行係基於選侯的意志，不僅其政治上的夢想，同時他對於收藏的熱情亦毫不減低。根據1722年P·德布列塔尼神父的說明，當時的專家曾經如是斷言：

8 「大概沒有一個畫廊比它規模更大、更豐富、或更具涵蓋性。在比歐洲一切收

藏都更傑出之點而言，實在極其衝擊性。」

修萊斯漢的畫廊城當然令人有豐富優美之感，在「大畫廊」之中掛着H·凡克倫購入的一批作品。它們包括提香的「查理5世坐像」、維洛尼塞的作品7件、盧本斯的「央布蘭像」、「戴安娜的歸途」、「向勝利之神領受榮冠的戰神」、「聖嬰與小施洗約翰」，乃至凡·戴克的肖像畫、塞荷爾斯、史內德斯、布列克荷斯特等人的作品。吾人祇要看看這個選侯掛在臥室的兩幅美麗作品，即可知道他多麼喜歡尼德蘭派的繪畫，此即盧本斯的「屠殺無辜」及凡·戴克的「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

另外在荷蘭及法蘭德斯的房間之中，至少有163件作品，其中包括布勞葉12件，特尼爾16件、F·凡密里斯12件、烏菲爾曼9件、竇烏8件及布魯各36件。而這些祇是收藏的一部份，在慕尼黑的居城、紐芬堡宮及其他的城堡亦收藏許多傑作，例如盧本斯的梅底契系列之16件速寫、凡·戴克的肖像畫、A·央森斯的「奧林帕斯」、普珊的作品3件、牟里羅的「吃水果的少年」、提香的「世俗之愛」、丁多列托的「鞏沙加的故事」、雷尼的「阿波羅向馬西斯剝皮」等是。它們即使遭逢政治的惡運，然至M·耶馬奴葉死於1726年為止，均為選侯不斷收藏所得的驚人之遺產。

他的兒子查理·亞布勒支 (Charles Albrecht 1726-45) 由於繼承乃父的政治霉運，所以收藏方面並無進展，但他終於以查理7世之名即位為神聖羅馬皇帝。可惜不久便被逐出他的領土，不得不在法蘭克福的一個貧困的教堂中過活。其繼承人馬克西米連3世約瑟 (Maximilian II. Joseph) 負了四千萬基德的債，因此他祇想投資在對教育、文化有用的對象上面。1775年修萊斯漢初次印行畫廊的說明書，其中記載了1050件繪畫。除此之外，被發現的繪畫在紐芬堡宮有300件以上，達豪有550件，慕尼黑的居城將近700件，里希登伯克194件，勞夫佐倫有176件。

準備把巴伐利亞公爵的收藏公諸於世的是查理·迪奧多爾 (Charles Theodor) 選侯。當維特斯巴哈家族在巴伐利亞的家系中絕以後的1777年，他繼承了巴伐利亞及巴拉丁奈特領域的全部遺產。在1780年至1781年間，又在慕尼黑興建宮庭庭園畫廊，並從各城堡運來700件繪畫。當時的人曾如此地記載着迪奧多爾的話：

「看到一大群人在那裏工作實在興奮，民衆不知有多高興畫廊即將為大家而開

放。」

查理·迪奧多爾也對尼德蘭繪畫給與極高的評價，因此，他的收購內容亦不改變過去的收藏性格。而對於慕尼黑畫廊最重要的是查理·迪奧多爾把他以前的曼漢畫廊及杜塞道夫畫廊之藏品帶到慕尼黑，此乃其繼承的財產。從曼漢運來的繪畫共 758 件，主要為尼德蘭派的作品，但幾乎全是小品，其中包括林布蘭的「亞伯拉罕的犧牲」、「聖家族」，拉菲斯坦及馬斯的肖像畫、歐斯達德的風俗畫，乃至史登、特波爾夫、竇烏、米里斯、涅查等人的作品。此外尚有盧本斯的「牧羊者的情景」、「戴無緣呢帽的青年」、凡·戴克的作品 2 件、布勞葉作品 4 件、及許多姜·布魯各的作品。

杜塞道夫畫廊的收藏為數不多，祇有 348 件。然在擁有林布蘭、盧本斯、凡·戴克等人的傑作之點，却被評為歐洲最美、最重要的收藏之一。至其建立者則為巴拉丁奈特選侯約翰·威廉。他由於財力有限（包括海德堡在內的巴拉丁奈特之大部份已被法軍破壞掉），故其注意力放在幾件繪畫上面，他尤其巧妙地利用其親屬關係，因為他的夫人安娜·瑪麗亞·盧多維卡乃是托斯卡納的柯西摩三世之女兒，她的嫁粧之中竟有拉斐爾的「卡尼賈尼的聖家族」、安德烈·德·沙特的「聖家族」，同時從翡冷翠又送來巴洛喬、多美尼奇諾、蘭弗蘭克的作品。

至於回禮方面，約翰·威廉則把盧本斯與凡·戴克的自畫像送給烏菲茲。他的內兄西班牙王則贈送盧本斯的「雅各與以掃的和解」。另外，威廉對收購盧本斯的作品亦不遺餘力。為使其祖父沃夫岡·威廉替諾依堡耶穌會訂製的祭壇畫不落外人之手，威廉又屢次向教皇交涉，終至獲得此畫。

他最後獲得了 46 件盧本斯的作品，其中包括大、小「最後審判」、「叛逆天使的墮落」、「基督與懺悔的罪人」、「十字架的基督」、「花環中的聖母」、「聖西巴斯善的殉教」、「亞馬遜之戰」、「劫奪留奇波斯的女兒」、「喝醉的西倫納斯」，乃至「畫家與元配夫人伊莎貝拉·布蘭特」。連同凡·戴克的 25 件繪畫，他還得到林布蘭的受難系列、及同屬此一收藏的珍品「牧羊者的膜拜」。

1799 年查理·迪奧多爾死後，由來自茲懷布里肯系統的馬克西米連 4 世約瑟 (Maximilian IV. Joseph) 即位，不久於 1806 年以馬克西米連 1 世之名即位為巴伐利亞王。茲懷布里肯的收藏有數千件繪畫作品，主要為荷蘭畫家所作，它們都被搬

到慕尼黑去。至於慕尼黑美術館的大部份法國繪畫本來亦屬於茲懷布里肯的收藏，此乃茲懷布里肯與巴黎的關係非常密切之故。因為馬克米連 4 世（約瑟）在繼承巴伐利亞王位以前乃是法軍的一位將領。

但是好景不常。在法國革命期間，茲懷布里肯的藏品儘管一直疏散或掩蔽起來，仍舊難免於失落。總數 72 件的繪畫在 1800 年被法軍遷往巴黎，其中祇有 27 件於事後歸還。在流入法國的美術館之作品中，收藏里昂有盧本斯作品「牧羊者的膜拜」、在馬賽有「獵猪」、在波爾多有「獵虎與豹」（其後燒燬）、在羅浮宮有 P·德佛斯的「獵猪」、在里爾有丁多列托的作品「聖母與聖人」。

由於各教會領地的收歸國有，巴伐利亞及提洛的教會領地便全被沒收，由此使這些地區的收藏盡數流入慕尼黑古代美術館，當時大約有 1500 件繪畫納入慕尼黑的收藏。其中德國文藝復興的繪畫作品尤為豐富，例如大荷爾班的「凱斯海摩祭壇畫」、V·富伯的兩件受難圖、杜勒的「哀傷的聖母瑪利亞」、M·帕夏的「勞倫提阿斯祭壇畫」之翼部及「教文祭壇畫」、M·萊希利希的諸祭壇畫、哥倫尼沃的「聖伊拉斯謨斯與聖毛禮斯之爭論」及「受辱的基督」、克拉納赫的「十字架的基督」、亞特多佛的「榮耀的瑪利亞」、巴頓克的「巴拉丁奈特伯爵腓力浦像」及「基督降生」、普雷登弗爾夫的「十字架的基督」等是。

此外從弗萊辛大教堂又得到盧本斯的「啓示錄的婦人」、乃至「在馬爾他與瑪利亞家中的基督」及巨型的「十字架的基督」、提波羅的「牧羊者的膜拜」、大布魯各的「農婦像」、法希利提阿斯的「自畫像」。

如是美術收藏乃隨着偶然的機會及帝王們的趣味而增加，及至盧德威希 1 世皇帝（**Ludwig I.** 1825~48）時代，便具有全然不同的意義。盧德威希並非基於藝術保護者的立場，而是基於歷史的、政治的顧慮來開始收藏，單單在他的時代裏面，便使慕尼黑美術館增加了喬托、安吉里柯、亞伯提內利、波提且利、加爾波（**R. del Garbo**）、F·F·里皮、F·里皮、基蘭代奧、佩魯吉諾等人的作品，乃至拉斐爾的「垂幕的聖母」及「田彼的聖母」。他在收購作品的同時，也經常發現收藏用的大建築物是絕對必要的，此事決不容他人有置喙的餘地。至於有理想價值的追求則以堅忍不拔的精神而歷時數十年以追求之。

他在 1815 年已經看出波亞塞利收藏的重要性，這批收藏主要的內容是初期尼德

蘭派及科隆派的傑作，包括 216 件繪畫，其廣泛收藏的焦點在於凡·德·魏登的「東方三博士的膜拜」之祭壇畫。盧德威希即位於 1827 年，並初次如願以償地獲得此畫，但普魯士及烏登堡 (Württemberg) 的諸王在爭取此畫時却完全失敗。其後一年，盧德威希王購得原屬瓦勒斯坦收藏的德國南方畫派及修瓦本派 (School Schwaben) 之作品 219 件，此事與過去收購作品的傾向毫不矛盾。於是在慕尼黑造成了初期德國繪畫最重要、最完整的畫廊。

盧德威希王為着「美術館」(Pinakothek) 的收藏而策劃很久的新建築物興工於 1826 年，並於 1836 年向大眾開放。由此不但完成了建築，同時皇帝的收藏在本質上亦告完成。但他以後的繼承者並無一人再加繼續或擴張。此後盧德威希着手建設及擴張其展示當代藝術的「近代美術館」。

當重要的畫廊在其他地方亦逐一營建之時，慕尼黑美術館却進入某種停滯期。美術館的經營雖委諸學院派的畫家，但關於他們的活動，某教育廳的官員在其回憶錄中曾如是說：「我已經無法隱瞞下列的奇怪事實，因為我們的美術館之館長與館員原則是永遠待在辦公室裏，但在這個美術館來說，則不論何時去看，辦公室總像工作室一般，畫架上擱着出售的作品，同時館員身分的畫家又祇把畫廊的管理視為次要的事情。」

結果，在 1852 年庫存的 971 件繪畫乃僅以 8672 基爾德而被拍賣掉，此事自屬意料中事，其中杜勒的某件肖像畫居然以區區 30 基爾德而被拋售，目的在於支付「畫像畫廊」以贖品來補足不足作品所需的費用。

祇有 1875 年，初次延聘美術專家為該美術館的館長，接着在 1888 年把某種限度的購置預算交給館長自由支配。值得注意的是從那時以後，逐一購入的繪畫中出現下列的重要作品，如達·芬奇的「聖母子」、西紐列利及梅西納的作品、哈爾斯的「威廉·克路斯像」、埃爾·葛雷柯的「被脫衣的基督」、瓜爾底的「音樂會」、P·布魯各的「懶人的樂園」、丁多列托的「維納斯、伏爾康及戰神」及林布蘭的「年輕時代的自畫像」。此處僅列舉其數端，此外尚藏有無數的傑作。慕尼黑古代美術館名垂青史，此後亦將以巴伐利亞公爵與諸王的藝術素養之證據而長存下去。

在我們的觀念裡，德國是一個科學發達的國家，可是跟歐洲其他各國一樣，德國也有許多歷史悠久、令人懷念的城市，單以美術有關的城市來說，慕尼黑是擁有最光榮的歷史。

慕尼黑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而且目前也是德國美術的中心地，沒到這裡，我們將無法瞭解德國的美術活動情形。而古來所謂「慕尼黑的人情味」就是指當地人的那種溫馨而令人難忘的人情，即使在重理性的德國，這古都都具有特別的情調，來到慕尼黑的人，可能有不少人曾經體會到這種優雅的熱情。

而美術即在這種溫馨的氣質之中誕生，成長。特別是在16世紀以後，維特斯巴哈家族的歷代王侯又不惜以巨額的投資，並直接請著名的畫家來作畫，由此積存起來的美術瑰寶自然而然地形成令人瞠目咋舌的壯麗寶庫。其中從巴伐利亞大公威廉4世開始，直到亞布勒支5世、馬克西米連1世、M·耶馬奴葉等，都是把這個城市建立成美術都城的可敬人士。因此，這個城市到處都留下著名的美術館，義大利人甚至於驚嘆地說，慕尼黑足與歐洲各著名的都市媲美的城市。

如果要列舉主要的美術館，首先便要推出收藏名畫甚豐的慕尼黑美術館（慕尼黑古代美術館），及與它相對的近代美術館，乃至古代美術館、巴伐利亞國立博物館、皇宮寶庫、國立圖書館的抄本部門、新國立版畫素描館等等，這些雖有大小不同的規模，却無不擁有珍貴的名作。到歐洲的人士不僅要到倫敦、巴黎，同時也不要忘了前往慕尼黑，雖然因季節的緣故，也有風雨如晦、雷鳴不已的時候，但這裡保存的無數人類瑰寶也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錯過。

現在我們來看看慕尼黑古代美術館，這座建築物是從1826年到1836年的十年之間，由建築家利奧·馮克倫哲奉盧德威希1世之命而興建的，雄壯的建築顯示了新古典派的樣式，充分反映這位皇帝的古典趣味，在今天這建築物儘管相當古老，多少已失去往日的壯麗，當人們一進裡面，看到櫛比的各室（即1樓有9室、2樓有16室）所陳列的名作時，將會驚愕不已。

首先進入正面再向右轉，便可看到相連的三室，其中展示的是清一色的德國作品，再看看反方向的各個房間，便可看到15世紀到16世紀的義大利繪畫。對東方人來說，拉丁系統的作品（即義大利或法國系統的作品）即使知道的不少，但是有關北歐系統的繪畫却所知不多，也較少接觸的機會，其實拉丁系統及日耳曼系統（即北歐繪畫）也必須同樣加以留意。因為在中世紀末期的所謂哥德式繪畫，已經有了令人驚嘆的精緻的觀察與技巧，在繪畫史上有著極重要的地位，忽略了這一點，便無法掌握西洋繪畫發展的全貌。特別是對尼德蘭、法蘭德斯及德國的15世紀繪畫的那種嚴格而細密的描寫應更加以注意。

由於油畫代替蛋彩畫（tempera），形成繪畫的高度發展，可說要歸功於法蘭德斯畫家凡·艾克（Van Eyck）兄弟，因此我們應該會想像得到北方地區的繪畫活動在當時是盛極一時。今天比利時的安威爾斯、布魯日、布魯塞爾的美術館的北方繪畫雖然也很重要，但是慕尼黑美術館一樓各室的重要性也毫不遜色。雖然這些幾乎都是宗教畫，但與南方拉丁系統的繪畫有顯著的不同，在嚴格細緻的筆法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犀利清晰的表現方法。

進入文藝復興後期之後，在阿爾卑斯山背面的德國也開始閃耀著美術的光輝，天才的畫家也陸續出現。如漢斯·荷爾班、馬提阿斯·哥倫尼沃、亞布勒支·杜勒，乃至大克拉納赫、亞布勒支·亞特多佛等人都留下了無數的名作，這些作品都含有當地特有的靜謐深刻的情緒。這些作品的感動力祇要參觀各室之後，便可深深的體會出來。

在這美術館絕對不能忽略的作品應是杜勒的一些繪畫作品。

例如杜勒28歲時的「披毛皮大衣的自畫像」（參照41頁）或「盧克蕾提亞的自殺」（參照44頁），乃至最大的傑作「4使徒」（參照45頁）、「持康乃馨的聖母」、「哀基督之死」（參照42頁）、「基督降生」（參照37頁）、「林道的商人奧斯華·克雷爾像」（參照36頁）等，站在這些作品之前將會令人感動而不忍

離去。

至於大克拉納赫的妖艷的裸體畫也不能忽略，再看看東方人很少注意到的亞特多佛的「亞歷山大與大流士的會戰」（參照63～65頁）時，不僅那戰鬥的情景不用細說，而且對天空、雲彩、陽光的神秘性的表現尤其令人著迷，這幅畫隱藏著浪漫的幻覺，這位畫家的風景描寫，實在有必要加以留意。或如哥倫尼沃，在他的特異稟賦之中充滿著冷峻而精緻的日耳曼氣質。我們雖然看到這種風格的機會並不多，但是在本書之中却可使人大飽眼福。

走出德國展示室，便可看到法蘭德斯及荷蘭派的展示室，如果再登上二樓，又可看到法蘭德斯派的盧本斯、及凡·戴克的展示室，同時又有很多義大利、西班牙、法國17、18世紀大師的作品，特別叫人們駐足而觀的是盧本斯的幾件鉅作，如「劫奪留奇波斯的女兒」（參照76頁）、「喝醉的西倫納斯」（參照75頁）、「畫家與元配夫人伊莎貝拉·布蘭特」（參照74頁）等等，簡直叫觀眾看得透不過氣。盧本斯鮮麗的筆觸，特別表現於裸體畫之中。充分地把握了歐洲式的豐滿人體的躍動。

歌頌成熟、豐滿的肉體實在是西洋繪畫的理想之一，而透過盧本斯之手，它又被強調到極點，這種躍動的肉體群表現在「亞馬遜之戰」（參照78頁）、「獵獅」（參照79頁）、「叛逆天使的墮落」（參照80頁）、「亨利4世的頌揚及瑪麗·德·梅底西斯的攝政」（參照81頁）、「老婦人」等作品，令人深深的感動。

盧本斯的第二任夫人海倫斯·富爾門特把她兒子法蘭西斯抱在膝上的畫像也很可愛，可以充分看出盧本斯的特質。盧本斯的愛徒凡·戴克年輕時代的自畫像以優美的特質來說，實在有不遜於鉅作的效果，他把師承的豪華再進一步溶合於柔和優雅的趣味，具有令人難忘的魅力。

荷蘭繪畫也收藏有首屈一指的作品，讓我們可以慢慢品嚐荷蘭特殊環境與生活的深刻作品。

